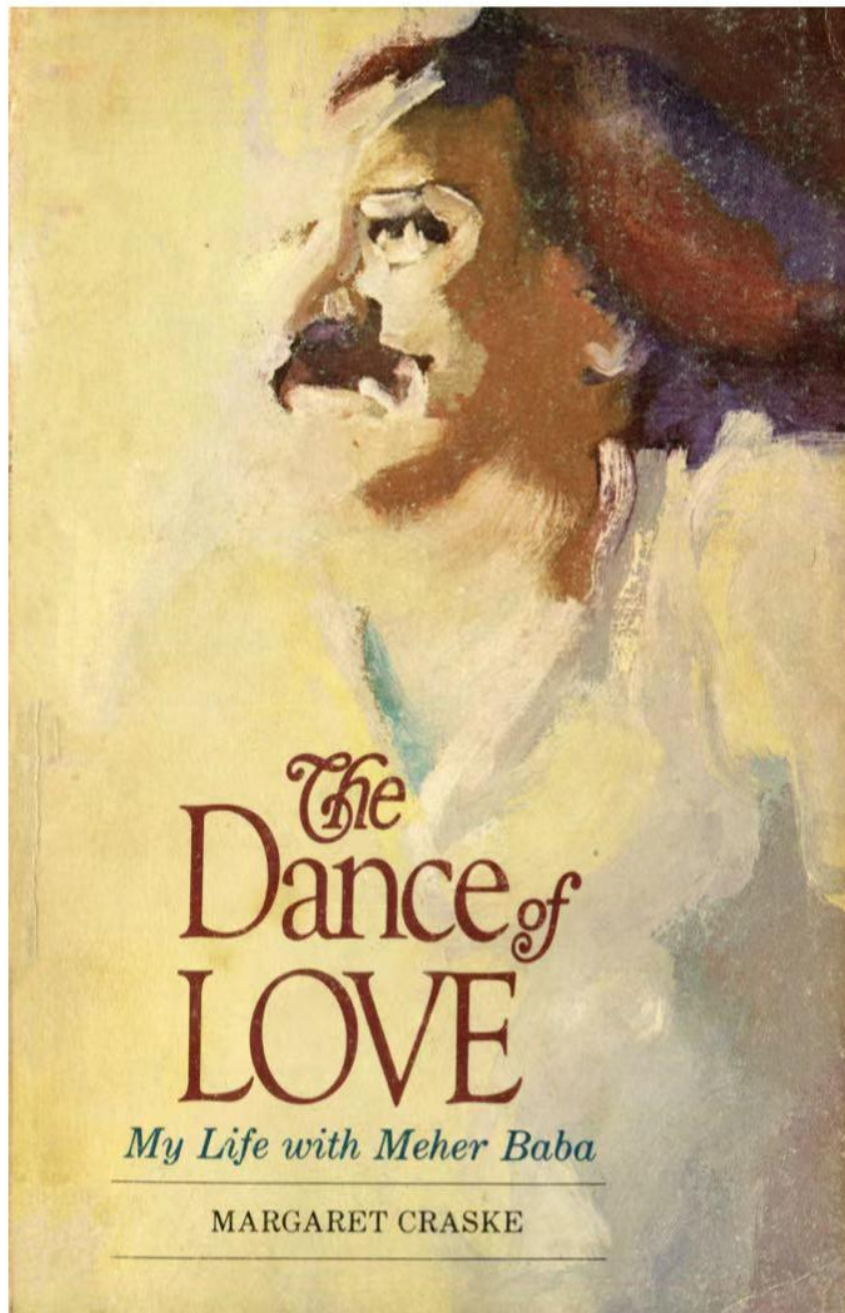




《爱之舞》

我跟随美赫巴巴的生活

The Dance of Love-My Life with Meher Baba by Margaret Craske,

Sheriar Press 1980

作者：玛格丽特·克拉思科

翻译：美赫锋 田心

目录

《爱之舞》	1
第一个命令	3
幽默的一课	3
第一次跳舞奇遇	4
你永远赢不了	5
巴黎与马赛	7
违令—梅瑞迪施	8
一个离开巴巴的人	8
第一次印度之行	10
王后，红衣主教与郡主	12
戏剧方面的事情	13
第二次跳舞奇遇	14
爱丽丝·索·菲舍	15
鬼魂	16
暗夜	17
镜子	18
图表	18
昆廷	19
与神共舞	21
纳西科的故事	22
在困难条件下访问	24

作者简介：

1931 年美赫巴巴第一次访问西方，把一批个性迥异的求道者吸引到身边，后来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他最早的西方门徒。玛格丽特·克拉思科（1892-1990）就是其中之一。克拉思科女士曾是英国著名的芭蕾舞舞蹈家，并先后执教于皇家芭蕾舞团，美国芭蕾舞剧院和大都市歌剧芭蕾舞学校。她听从大师的指示赴印度接受灵性训练，最长的一次有 7 年（1939-1946）。在《爱之舞》里，克拉思科讲述了她跟随美赫巴巴 50 余年的生活。她人如其文：机智，温暖，自然，诚实。

第一个命令

1931 年美赫巴巴首次访问西方时到达伦敦的那天，仿佛拥有一种不真实的品质，似乎之前生命的每一刻都在引向这个日子——神人来看我们。但在这背后有一种惧怕，万一那些见过他的人错了呢。毕竟也有其他人宣称过阿瓦塔的角色。

巴巴被安排在伯爵区（Earl's Court）的戴维（Davy）家度过第一晚，住在曾是育婴室的顶层，第二天去德文郡（Devonshire）的梅瑞迪施·斯达（Meredith Starr）家。包括吉蒂·戴维（Kitty Davy）在内的一群人去火车站接他，要我留在房子里迎接他。

他该到的时间，电话响了。我接听，另一端是赫伯特·戴维（Herbert Davy）。他声音激动，带着兴奋。他说：“你不知道谁到了。你能想像的最美妙的人。他传话给你，你要察看房子，把每扇开着的门都关上。之后你必须亲自来开前门。”

当然，我没意识到这是我的大师给我的第一个命令。事实上，我不知道他是我的大师。但所幸的是，我对赫伯特说我会照巴巴的希望做。

我紧张地走下地下室关上门，并且关上我听见有声音的房间，事实上，做着这些在陌生房子里不可饶恕的举动。我刚完成这个奇怪的行为，门铃就响了，我打开前门。台阶下站着一位可望见到的最有魅力的人。不是能力的显示，只是一副和蔼、优雅和爱的形象，难以言喻地触动着人心。他走上台阶，瞥了我一眼，在梅瑞迪施、禅吉和其他人的随同下去楼上的房间。我留在厅里。几分钟后梅瑞迪施下楼，很郑重地说：“美赫巴巴希望见你。”

我紧张无比，说：“难道他不想先见其他人？”梅瑞迪施严肃地看着我说：“美赫巴巴希望见你。”

我于是转身爬上三层楼梯，走向我生命中最重要时刻，见我的大师。

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打手势叫禅吉搬来另一把椅子，放在他面前近处。然后他示意我坐在那儿。片刻的极度安静，之后我强烈地感到，看他的眼睛很重要。勇气产生，我注视着他的眼睛深处，尽可能深深地，深深地。看到了什么，我无话可说。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一刻起，无论他将施与怎样的严苛考验，我一刻都不会怀疑他是大爱与生命的化身。

幽默的一课

美赫巴巴 1931 年到西方后，去东查尔拉峡谷（East Challacombe）时发现，尽管梅瑞迪施·斯达在向西方介绍巴巴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但他的傲慢却未让他放弃

指挥者的位置。相反，他继续给集聚的客人下令。我不是指用餐时间、洗澡水等家务指示——这些可以接受——而是那些只应来自大师本人的命令。

比如，梅瑞迪施坚持在某些时间每个人都退隐到一个安静处静心。既然最有效力的一项静心是专注大师本人的形体，因此对于我们，似乎只要跟巴巴在一起就比常规的静心更实用。毕竟，把心思从这个“爱之容器”身上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奇迹般地来到我们生活中，而我们也未受过有价值的静心训练。巴巴没有对梅瑞迪施说什么，却很幽默地向我们一些人表明了这一点。

一个晴朗的下午，梅瑞迪施下令叫每个人退下，按他建议的某个主题静心一小时。我们几个后来成为巴巴亲近门徒的人，便到我们共用的卧室，安顿下来，努力静心。

不一会儿房门开了，巴巴走进，满面喜悦，示意我们别说话。他踮起脚尖穿过房间，走到开着的窗前，大家都高兴地跟随。我们向外望去，看见昆廷·托德(Quentin Tod)穿着短裤，光着背，盘腿坐在草坪上。他背对窗户，尽力地静心。巴巴脸上露出顽皮的表情。小桌上有一罐方糖块，他拿起一块，准确地投在昆廷的脊椎骨上。昆廷愤慨地抖动了一下。他在努力静心，这太过分了。他极力控制自己不动，也不转身看谁在做这种恶作剧。

一两分钟后，巴巴重演故技。这一次脊椎骨好像要因恼怒而错位，但昆廷仍旧保持静心姿势。

不过，他不能忍受第三次袭击。他怒气冲冲地跳起，转过身，显然是一心要消灭罪犯，但却看见巴巴和大笑的一伙人站在窗边，他先是瞠目结舌地盯着我们，随后也笑了起来，过来加入我们，在巴巴身边静心巴巴。

那是第一次暗示，我们只应服从一个人。后来的年间，我们按巴巴的命令也做过一些静心。

第一次跳舞奇遇

巴巴在伯爵区的戴维家度过在英国的第一晚，于第二天早上去梅瑞迪施·斯达在德文郡的农庄。梅瑞迪施遵照巴巴的命令，把农庄设为静修所。那些对他感兴趣的人可以去静心，并了解这位当时尚不知名的灵性人物。

农庄做了很棒的工作。正是在这个偏僻安静的郊野，巴巴与英美建立了早期的联系。

到达伦敦的第一晚，巴巴对我讲了去东查尔拉峡谷见他的事情。我说我在伦敦经营着一所芭蕾舞学校，不可能离开。我对跟随大师意味着不顾一切地服从毫无概念。实际上在那个时刻，做门徒的想法还没有进入我的脑袋。巴巴目光相当尖锐地转向我，在字母板上拼出：“你是我的门徒，属于我的圈子，你必须按我说的做。”虽

然我不知道这个命令的意义，但我仍然安排别人代替我工作，并于几天后来到东查尔拉峡谷。

梅瑞迪施已经召集了很多人来见巴巴。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在寻求真理，有些人涉入巫术，有些人出于好奇，有几位成为巴巴的圈子成员。他在首次访英期间，收集到他的英国的所有亲近门徒，包括昆廷·托德、查尔斯·坡德姆(Charles Purdom)、迪莉亚·德·里昂(Delia de Leon)、赫伯特和吉蒂·戴维、梅贝儿·莱恩(Mabel Ryan)和其他人。

初次跟巴巴在一起是很美好的经历。他的美难以置信，不只是外表，而是充满灵性美的光。

一天下午我们跟巴巴坐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那儿崎岖不平，找不到一块平地。突然巴巴容光焕发，仿佛得到某个震撼世界的灵感，他在字母板上写道：“玛格丽特将为我们跳舞。”我吓呆了。首先，那里似乎没有一片可供跳舞的平地。其次，我穿着笨重的乡间靴子和紧身的厚花呢上衣，穿着这些不可能抬腿或踢脚；第三，我确信（事实证明亦如此）将使自己弄成小丑。我想说在跟随巴巴这些年间，我从未为他跳出我的最好水平。总是有某个障碍——没有音乐，没有场所，没有作为艺术家进行表演的必备条件。

在这种场合，我的全部职业骄傲都被提到表面，受到巴巴的首次击打。

那更像一头山羊。从一块岩石到另一块岩石，我跳跃着，伴奏是手臂的几下拍打。毫无意义，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当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ss)亮出他的风笛，凄惨而喘息地吹起时，绝对地无济于事！

在那儿的一些人眼里，这个奇怪女人肯定有点精神失常。

我自己都怀疑。

你永远赢不了

在跟随巴巴的早年间，我想，他为了让我们跟他更自然相处，对我们说：“既然你们不能来到我的层面，我不得不来到你们的层面。”尽管如此，无论你多有胆量，在戏耍和机智上你永远胜不过他。

我们一小组人跟他乘火车去南安普顿(Southampton)，他将在那儿乘船回印度。途中，他叫我过来坐在他身边，随即在字母板上向我解释至灵(Purusha)与原质(Prakriti)的区别。我很疏忽，思想不能完全集中于他对我说的话。

非但不能专注于他的话，我的眼睛反而不断溜到他的脸上。他满面溢着爱之美，我的不专心可以理解，也许可谅解。他讲完，舒服地仰后坐着，说：“把我对你讲的话重复一遍。”我很困窘，费了很大劲儿，结巴地道出他刚给我的解释。

讲完后我大为释然，欢欣地说：“现在您是我的第一个门徒，”巴巴快如闪电地回应道：“也是最后一个。”

你永远赢不了。

与赢不过有关的另一个故事也始于火车上。

1931年，几个人跟巴巴从德文郡前往伦敦，我有幸坐在他右侧。突然他脸上现出强烈的兴趣，他越过我望向窗外。自然，我扭头看是什么让他这么感兴趣。绝对没有任何特别有趣的东西，一些草，一些树，没有别的。我转向巴巴时，他轻轻在我脸颊上拍了一下。

这种捉弄持续了相当长时间，我总是上当。

几个月后他放弃了这个，但奇怪的是，多年后他故计重施，而我还是像先前一样迟钝，总是被他捉住。

1956年，我们在旧金山，跟一大群爱他和前来伴随他的人在一起，他把我和爱他的舞蹈演员都叫过去，同他一起坐，没有其他人。这是一个高峰时刻，他没有给我们灵性言论，而是静静地、深情地跟我们坐着。跟他一起的宁静片刻总是我的最爱。如此温馨，充满爱。

我坐在他脚边，突然他指向房间另一端。我扭过头，以为他在指某个舞蹈演员，但我没看见特别有趣的东西，回头转向他，好，他又在我脸上拍了一下久违的那类掌掴。我们跟他又坐了一会儿，突然他又指，显然是指房间另一端的某个人。我想终于轮到我赢了，便说：“噢不，巴巴，再不会了。您700年之内再不能那样捉弄我了。”当然这是指他下一次化身。他叹口气，显得难过，表示他很失望。

大约三小时后，他让人叫我来。他站在房间门口，面带焦虑，立刻开始打手势让我做某事。我面对着他站着，试图弄明白他在对我说什么。突然他越过我的左肩望去，热切欢迎的表情呈现在他脸上。我当然好奇谁在我肩后，扭头去看，没有一人。我转向巴巴时，脸上得到重重的一掴。我说过，你赢不了。奇怪的是，那是他最后一次对我这样做。

巴黎与马赛

1931 年底，巴巴叫他的英国门徒去巴黎见他。这对我们这种初始者是段奇怪的时间。一个原因是，梅瑞迪施再次试图向我们显示，他是我们与巴巴之间的某种媒介。虽然他没有实际这么说，但是他企图向我们表示，他的命令像巴巴给我们的一样有效。这令巴巴不悦，他想训练我们灵活地服从他的意愿和命令，结果是梅瑞迪施和他妻子玛格丽特被送回英国。

他们离开后，巴巴对我们讲的话显得更清晰，在那之前，梅瑞迪施引起了某种思想混乱，因为他从自己的观点向我们解释巴巴的真正意图。这个期间巴巴给我一项严格命令，他不在西方时，我不可去东查尔拉峡谷。

我们在巴黎做了通常的观光，游卢浮宫等。在一个寒冷刺骨的日子，我们上了埃菲尔铁塔的顶端。

每天，身在伦敦的昆廷·托德都从我们旅馆附近的花店订购三只白花，送给巴巴。昆廷捎信说它们表示“我爱你”。

巴巴将从巴黎经马赛回印度，一天早上他宣布说既然我的法语极好，我应该从巴黎护送他登船，同时其他人要返回英国。

骤然的沉默，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法语虽过得去，但带有明显的英国口音。不过，没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是好心，而我也虚伪地保持沉默。

在火车上，我睡在紧邻巴巴和印度男门徒的车厢里。他对我说，若是他连敲三次墙壁，则表示“我爱你”，我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这个他在夜间做了几次，由于我不愿错过任何一次这样的交流，所以几乎一夜未眠。早晨的马赛看上去一片模糊。

我们直接把行李带到客轮，随后去码头的一家饭馆吃早餐。

梅瑞迪施曾郑重地告诉我们，巴巴不会容忍化妆之类的任何事情，从而致使迪莉亚丢掉一些贵重的毛皮衣。早餐时，巴巴不时地望着我，最后，他合拢手指和拇指尖，轻拍自己的脸颊。我转向禅吉求助。禅吉面露迷惑，巴巴又做了一遍。梅瑞迪施的警告浮现，我想：“他不可能指让我搽粉。”不过，我还是疑惑地问：“搽粉？”他摇摇头，微笑着鼓励我。我不相信地说：“您不是指胭脂吧？”巴巴显得高兴，微笑点头，于是我去女更衣间改进了自己的邋遢外貌。

巴巴无疑地有着消除保守观点的绝妙方式，比如门徒应有的外表等。他不鼓励那些有时表现了伪灵性的怪异举止。

早餐后我们乘电梯登上著名的“海上圣母”教堂，它座落在高高的悬崖顶上。去教堂的路上，我给了一个乞丐一枚硬币。巴巴之后向我解释，施舍钱时也会把自己的某些业相给别人，并不是真正的善行。因此，如今我给乞丐什么时会说：“这是来自巴巴的礼物。”这的确似乎解决了业相问题。

教堂里有一幅美丽的名画，描绘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的耶稣。巴巴知晓我的心思，示意禅吉叫我放心，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此次来临期间。

傍晚，我估计巴巴是想甩掉我，他带我去火车站，把我送上去巴黎的第一班列车，并且说我若是等到他的船开，独自呆在马赛这样的城市是不安全的。它也许是当时欧洲最大的白奴贩卖中心——可是我已经 39 岁了！

违令—梅瑞迪施

巴巴 1931 年初访英国后赴美国，途中访问了康斯坦丁堡，随后到热那亚，从那儿坐船去纽约。

这次旅行由梅瑞迪施伴同巴巴和印度门徒。当时，尽管他爱巴巴，但他极力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和自主性，以至忘了巴巴对每个人的首要希望是完全的服从。

一天清早，火车延搁在一个大站，梅瑞迪施醒来，决定去最近处的洗手间，在穿戴前清洁一番。他经过巴巴的车厢时，巴巴看见他，并示意他此时不要去洗手间。梅瑞迪施认为这个命令没有理由，还是决定去了。

他穿着一件及膝的睡袍，光着腿，拿着他的盥洗袋子和毛巾。洗手间在下一节车厢，在他的卧铺车厢后面。梅瑞迪施净身沐浴完毕，回铺位时，却发现该期间这节车厢与其它车厢的挂钩被解并转到岔线上，巴巴和列车的其余部分消失了！

这都归因于一个小小的违令，可怜的梅瑞迪施，这位很自命不凡的绅士，不得不半裸着身体游荡在这个国际大站，搜寻跑掉的火车，这引来了相当可观的惊叹。而他又缺乏幽默感去替自己缓和局势！

一个离开巴巴的人

有一位深爱巴巴的男门徒，一两年后离开了巴巴。他不能改变对是非对错的成见，甚至试图把一些很刻板的标准用在巴巴身上。我猜想在遇到巴巴之前，他的最高理想也许是个主教。

这位年轻人为别人放弃了很多，并尽力地按真正的基督精神生活，以至于造成某种灵性僵化。

1932 年夏，巴巴在圣玛格力塔（Santa Margheria）会见亲近的英国门徒，那里的一切对我们都像一场迷人的梦。跟巴巴坐在沙滩上，跟他在草木茂盛的山间漫步，加上蓝色地中海的水晶般美丽——似梦似幻，盈满巴巴的甜蜜。

有一天下午我们沿海滨路散步，一直走到拉帕鲁（Rapallo）。让我们惊讶的是，从不奢侈的巴巴停在一家最雅致的茶店前，示意大伙儿进去喝茶。更让人惊奇的是，他点了最丰盛的一餐：茶、咖啡、冰茶、冰咖啡、冰淇淋蛋糕等等，虽然我们已吃过一顿不错的意大利面午餐，但每个人都加入了巴巴的嬉乐。除了这个门徒。他的脸拉长，闷闷不乐。

你们也许记得伯大尼（Bethany）的玛利亚出于对耶稣的爱，用昂贵的香膏涂他的脚的圣经故事。当犹太谴责她钱应用于周济穷人时，基督答道，“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似乎是不可能，但 2000 年后同样的事件却重演，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巴巴的这位门徒终于忍不住，身子探向桌前说：“巴巴，世上还有穷人。”巴巴微笑，但没给予言语答复。不过，他的回应是把帐单递给这个门徒去付款！

几天后，我们沿海滩开心地漫步，这时巴巴用另一件事使这个门徒的不满情绪达于顶点。

海滩上有个极为雅致的帐篷，看上去像是用真绸缎做的，尽管它当然不是。巴巴看看帐篷，转向我们，表示它有多迷人，然后走近，打开垂帘朝里望，里面有垫子和好几把躺椅，一个很舒适的休息处。巴巴随后把帘子开更大，走进进去并叫我们进去坐下。我们一一照办，除了这位严肃的门徒，他满脸震惊，谴责说：“没有哪个英国绅士会这么做。”

他转身离开帐篷，去海边的岩石上坐着。之后不久，帐篷的主人出现了，他们彬彬有礼。我想巴巴一定是向他们投掷了特别的爱波，因为他们像对待贵客人一样欢迎我们，并且说我们随时可以使用帐篷。我不认为那位“英国绅士”对这种接待感到满意。好像他觉得那些可爱的人本应谴责我们，而不应如此地礼貌。

一两年后，他发现既不能接受巴巴的简单自由，也无法放弃自己的是非观念。因此他离开了巴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第一次印度之行

起初，为了让我们顺从他的意愿，同时他的爱又对我们不太过强烈，巴巴每隔几个月都来欧洲看我们，但时间都不长。内心爱的增强，和随之无条件服从他的愿望（以我们的方式），让人精疲力竭。即使跟他相处几天，我们也会感到身心耗尽。

第一年他来了几次。顺序是东查尔拉峡谷，伦敦，巴黎，东查尔拉峡谷，卢加诺（Lugano）、波托菲诺（Portofino），还有肯星顿（Kensington）的一家旅馆。之后他不再来了，却来信说他希望我们割断西方纽带，于1933年春来印度跟他共同生活。

自然，我们所有人都有困难。有些人是家庭的，有些人是金钱的；事实上这对谁都不容易。我们都被震撼出适意的生活轨道。

当时我有一所兴旺的芭蕾舞学校，并在萨德拉的威尔斯芭蕾舞团（Sadler's Wells Ballet Company，后来的皇家芭蕾舞团）执教，在查尔·罗萨歌剧院（Carl Rosa Opera）做舞蹈设计，等等。要想去巴巴那里，唯一的途径是解除一切合约并卖掉学校。这种无法解释行为的消息在舞蹈界一经传出，我的电话就从早响到晚，我的愚蠢受到朋友和敌人的一致攻击。别忘了，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少年们可以对家人说声“再见”，大摇大摆背着包，赴印度、尼泊尔和其他地方寻找古鲁、瑜伽士和大师的年头之前。我们也许是第一批踏上这种旅程的普通人。

英国小分队穿过英吉利海峡，去巴黎与伊丽莎白（Elizabeth）、诺芮娜（Norina）和维维安（Vivienne）会合，然后乘火车到热那亚，乘维多利亚号客轮赴印度。

在船上我们一行人引起人们的极大好奇。时值印度热季，不是去东方旅行的正确时间。茶叶种植者、军官及太太、商人等可以理解，但旅行者？不可以。好奇心使我们的同路人提出相当无礼问题；由于我们一致决定不告诉任何人我们去印度的真正原因，所以我们坚持旅行观光一说。

我们中有个人，因坐在月光下而变得温情，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了某个年轻人，这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

我们还受着维维安的折磨。她是诺芮娜的被保护人，诺芮娜说服巴巴让她同来，理由是她比英国组的任何人都有着更高的灵性品质。她是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学校的舞蹈演员，并多次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伊莎多拉去世的当夜，她听到有个声音（伊莎多拉的，我猜）说：“我的斗篷已落在维维安身上。”她坐在月光下的甲板上，她的留声机倾听着肖邦的曲子，她的头摆着跟伊莎多拉的一些照片中一模一样的角度，狂喜地凝视着月亮。诺芮娜会赞赏地望着她，对我们说：“她是那么灵性。”我们其余人都厌烦了。

一天晚上，有个人对这种将维维安的灵性品质与我们的明显缺乏进行不停对比深感恼火，说道：“你为什么总是说灵性？那种肖邦音乐纯粹是浪漫而已！”之后我们不再频繁听到关于竞争对手的优越灵性。

在孟买我们受到巴巴的很多门徒和爱者的欢迎，他们给我们戴上花环，把我们当作很特殊的人物。我们在堂皇饭店（Majestic Hotel）住了一两天，没见到巴巴，被带去游览孟买。然后我们被带到离孟买不远的一所舒适房子里。巴巴和美妮、玛妮和其他几个女子在那儿，她们组成了巴巴的东方女满德里。我们以后将跟她们共度长期的埃舍生活。

再次跟巴巴在一起真美妙，看到他深情的眼睛因我们到来而发光，途中的一切困难似乎都在瞬间抹去。

出发去克什米尔前，巴巴坚持要我们办理去中国的签证，并随时准备好去美国，他将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打破沉默，那一刻我们将成道。这次旅行前我们就听到美国之旅一说，敏塔和诺芮娜这两位美丽的女演员，心目中遥见某个画面，特地采购了漂亮昂贵的衣服，以便适合该场合。

我们坐火车行至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途中在阿格拉（Agra）做短暂逗留，从那儿到泰姬陵度过一晚。总之，在这个美得难以置信的地方，巴巴安排我们至入口处的那一刻恰逢满月从泰姬陵后面升起。我们一下子入了迷。巴巴的爱，泰姬陵的美，缓缓升起的月亮与深蓝的印度天空融为一体，如临仙境，永难忘怀或再现。在迷醉和沉默过渡期之后，我们沿小路跟巴巴前行，路两侧流着深色的水，一直通向建筑。我们欣赏了一会儿建筑工艺，再次听沙贾汉（Shah Jehan）的浪漫故事，以及他为纪念爱人玛姆塔兹（Mumtaz）而创造的美妙杰作。

之前每次要维维安为巴巴跳舞时，她都借口地板不对头，缺乏空间或启发灵感的气氛而拒绝。她认为泰姬陵完全满足了她的要求，并大声地说出。巴巴没邀请她跳舞。

我们第二天早上再访泰姬陵，虽然它在晨光里跟以前一样美，不知为何你却怀念那月亮魅力。

这是旅行的高峰点，就在那一天事情开始转入意外而不快的方向。

巴巴对我们几个人说，他的安排没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政府那边问题没理清，他可能不得不把我们送回欧洲，我们将在那儿等他。这一切听起来一片迷雾，虽有一种不舒服感，但是我想我们也感到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随后继续旅行，去斯利那加（Srinager）。在那儿巴巴安排我们住在房船里，从那里我们——主要是坐在房船上——被带去看美丽的克什米尔乡村。一天巴巴带

一行人去哈文（Harvan），这里开阔的视野越过平原伸向不很远的山脉。他指着山的一处对我们说，这就是耶稣的身体被带去埋葬的地点。我们很感动。

诺芮娜和敏塔此刻被天生的戏剧冲动所征服，她们急忙采了些花草，拜倒在巴巴脚下。巴巴看着她们，没打手势，随后拼写出：“现在我们去王公的鳟鱼！”

我们去了很多的美丽景点，包括著名的沙利玛花园（Shalimar Gardens），虽然这一切都极为愉快，但是我们将被遣返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巴巴遗憾地宣布，如他所虑，情况不允许继续原计划。我们必须回欧洲，在那里等他。希望破灭且不快乐的一行人被汽车送到拉瓦尔品第，上了直达孟买的火车，直接去码头。在那儿我们乘上苏格兰远洋客轮，告别了巴巴，于第二驶向大海。

我们精神越来越低落，我建议谁都不要坐苏格兰客轮在热带旅行。这艘船弥漫着特别的味道和麦片粥，以及无助于我们振作起来的其它苏格兰美食。

然而，我们尚未完全到达谷底。那将要来到。敏塔在出国途中曾向其透露我们赴印真正目的的那个年轻人，跟媒体有些联系，并把该故事用电报发到英国。正处淡季的报纸急切抓住这个故事，天晓得把它变成了什么。记者拜访了我们的朋友，迪莉亚的不赞成巴巴的兄弟们，提供了足够的信息。现在我们要回来了！电报，外加预付的报酬发给我们，询问为何如此。我们幻想破灭了吗？我们寄回答复，大意是我们回去为美赫巴巴来西方做准备。

我们原定将在马赛登岸，并在附近等候巴巴来。轮船快到时，一封印度来电带来指示，要我们去英国，在那儿等巴巴。马赛的码头上挤满了记者。欧洲的报纸也认为他们碰到了什么好事，并派来了代表。“你们为何返回？”我肯定他们期待着某种丑闻，并且大失所望，因为我们的唯一答复是“为美赫巴巴做准备”。

轮船驶向利物浦，我们留在船上。那里我们再次遇到媒体代表，在帕丁顿（Paddington）火车站又遇到更多的。这些媒体设法挤出一些栏目，甚至从我们的朋友那儿得到了一些照片。奇怪的是当时没有一家报纸提出或暗示任何不利于巴巴的话。

我们在伦敦闲荡了几周，随后被召去波托菲诺（Portofino）见巴巴。

王后，红衣主教与郡主

由于巴巴的大多数亲密门徒都是普通的中产阶层，可以理解诺芮娜认为他们不可能对巴巴有什么用处，她也是这样对他们讲的。

在她心中，传播巴巴工作的最佳方式是让巴巴处于拉斯普廷（Rasputin）与沙皇皇后（Czarina）那种情形中。因此，出于对巴巴的热爱，她充分利用社会关系，结果

是在波托菲诺时收到罗马尼亚王后的电报，她是当时一个国家里剩下的少数皇室之一。

电报说：“罗马尼亚王后愿意接见美赫巴巴。”巴巴回复：“美赫巴巴愿意接见罗马尼亚王后。”

此后不久，巴巴离开波托菲诺，去罗马呆了几天，那里诺芮娜的丈夫拥有外交要职，她很容易带重要人物来见巴巴。最重要的人物，一个著名的红衣主教，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一小时，巴巴拒绝见他。

若干年后，在印度，一位沙俄郡主来见巴巴并住在埃舍里。拜访并不成功。当这个未准备好的女士发现她不得不睡在地板上的铺盖里，跟其他几个人合用一间浴室，并且承受其它不便时，她不久就离开到一个王公朋友更舒适的家去了。

多年后，诺芮娜在去世之前对我说，她最爱并且真正关心的人是巴巴的平凡门徒，还说她对利用皇室来传播巴巴的爱已不再感兴趣了。

巴巴美妙地用爱帮助诺芮娜消除了这方面的业相。同时，他显然也顺带让欧洲摆脱了大部分的皇室。

戏剧方面的事情

巴巴的很多早期门徒都在这个或那个方面跟剧院有联系。迪莉亚同她哥哥在基尔（Kew）经营着一家试验剧院。昆廷·托德导演过《午夜蠢行》（Midnight Follies），并为著名制片人安德烈·查劳特（Andre Chalot）做了大量工作。我是舞蹈演员和编舞，敏塔是演员。

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才智，巴巴会叫我们上演节目，有时给适当的时间把事情做好，有时只有时间做不怎么好的即兴表演。由于我们还处于努力接受他的话“我来到你们的水平”的阶段，因此我们喜欢演些有关他对我们所做工作的幽默短剧。

在波托菲诺我们编写了一个幽默短剧。剧中我们都已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相当有远见卓识的美妙作品——坐在一起等巴巴的下一个开口声明。一阵痴人癡语后，门打开了，走进扬扬得意的昆廷。他身着运动短裤，头戴登山帽，后沿直挺挺插着飘飘的羽毛。

我们先瞪着昏花的眼睛，再互相看看，猜测是否这就是“完美男孩”。因为有一些时间，巴巴曾派门徒去寻找在某些方面为他的工作所需的完美男孩。演出的那会儿，

他尚未出现，尽管各种各样的不完美男孩曾被带给巴巴过目，包括一个对眼和另一个罗圈腿的小家伙，这导致了对西方人的完美观念的一些讽喻评论。

昆廷进来后，有人问，“你会说英语吗？”

男孩骄傲地说，“是，是。”

又试了另外几种语言，他全部成功通过。“Da, da. Si, si. Oui, oui.”

我们这些老太婆深为感动，点着我们的老脑袋，表示“终于找到了”。

有人敲门，走来邮递员打扮的卡卡（Kaka），拿着巴巴的电报。迪莉亚用颤抖的老手指设法打开，并用沙哑的苍老声音读出：“由于维苏威火山爆发，我将推迟到 4 月 1 日讲话。”

所有的老太婆不是晕眩，就是滑倒在地，除了迪莉亚，她站起，把双臂抛过头顶，抬眼望着苍天，用麦克白夫人似的声音宣布，“我依然相信。”

巴巴大笑。大多数观众似乎也欣赏，除了一位有点震惊的印度门徒。

早期这段时间的最佳演出是在基尔剧院上演的。杰克·德·里昂（Jack de Leon）协助导演，并把他的照明专家借给我们，使各种演出通常都弄得很专业。有短剧，舞蹈，音乐喜剧，还有其它项目，约一个半小时。

在伦敦等待巴巴许诺的来访时，也有大量时间排练，这次终于一切顺利。

战争期间，在印度，有几次巴巴在出发联系玛司特前，要我们在他返回前准备节目。以我们有限的资源，无论结果如何，如果巴巴感到我们全力投入了，他就会祝贺并拥抱我们。那些是最美妙的时光——什么都没有，却为巴巴做了些事情。

第二次跳舞奇遇

1932 年春，巴巴再次访问英国，带着伽尼（Ghani），尼鲁（Nilu）和另外一两个印度男门徒。

稍作逗留之后，他对我们说他要鲁伽诺（Lugano）几天，希望姬慕（Kim）、吉蒂、迪莉亚、敏塔和我陪同。

在这个优美的湖畔，跟巴巴在一起很美好。但他也让我们体验了他的一些工作方式，即让弟子在某种程度上服从甚至不愉快的命令。我这里讲的是对我的舞蹈的另一次打击，比第一次还糟得多。

一个雨天早上，我们租了汽车，去鲁伽诺周围的山里兜风。雨越下越大，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便停在一个瑞士小村子，走进村中咖啡馆。那里坐满了当地人，喝上午咖啡。

我们都坐下来，巴巴突然瞧见在我们的座处旁边有个相当破旧的留声机和不少同样破旧的唱片。他高兴地打手势，叫伽尼放上唱片，然后示意我跳舞。我对这次对我的舞蹈的新袭击毫无防备。在刺耳的唱片流出的不堪忍受的音乐的伴奏下，我尽最大努力即兴表演了一段。

又是穿着沉重的靴子和乡村服装，我唯一能做的是，在桌子之间蹦来跳去，跑进跑出。

当地人停止交谈，毫不掩饰地盯着我。有些人开始会意地窃窃私语，冲着我的方向点头。

我很感激唱片终于结束了刺耳噪音，并移向自己的座位，巴巴对伽尼打手势翻过唱片，示意我继续跳。

他表示很欣赏这种可怕的表现。这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一张接一张唱片，直到巴巴停止这一切，我悲惨地溜回自己的座位。

咖啡馆重新回到日常活动中，巴巴容光焕发，仿佛什么不适宜的事情都没发生。

爱丽丝·索·菲舍

1933年夏，第一次印度之行回来后，我们跟巴巴住在波托菲诺一座迷人的意大利式房子中。

它俯瞰蓝色的地中海，草坪沿岩石峭顶下去，伸向大海。我们经常跟巴巴在这里的美丽和快乐中散步。

当时来拜访巴巴的是爱丽丝·索·菲舍（Alice Traw Fischer），德国歌剧院的主唱女高音。

她看上去也像歌唱家。凸起的胸廓，优雅的身姿，细致得体的服饰，可以随时走上舞台。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她深爱巴巴。

在沿悬崖散步中，巴巴会停下来，示意爱丽丝为他唱歌。她无任何怨言，如没有伴奏无法定音，或需要预先润喉等，只是静静地站着，优美的嗓音似乎不费力地飘荡在悬崖顶上。她的歌声和立刻服从让巴巴高兴。

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她和丈夫处于困境，决定设法离开欧洲去美国。他们随身只可带很少的财物。几件衣服和少量钱。

然而，他们决定冒一次大风险，把一些珠宝藏在箱底。

海关官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他们，抖开每一件衣服，拿去任何显得可疑的东西，并且缓慢而肯定地接近了隐藏的财宝。爱丽丝对我说，她极度恐惧地站在那儿，不向巴巴祈求什么，只是全神贯注于他的爱。

突然，她几近失去希望时，另一个海关官员冲进房间，说他发现有人企图走私重要物品出国，这位官员必须马上来。他匆忙把爱丽丝的衣服扔回箱子，跑过去处理此事。

战后我在旧金山遇到爱丽丝和她丈夫。他们很穷，她教音乐，他卖仿造珠宝。

她对巴巴的爱已经大增。我记得她战后回到欧洲，发现她的房子空空如也，她的歌唱生涯也结束了，因此开了一家供膳寄宿舍。不过，这个我从未确认过。

鬼魂

1933年夏，我们从印度回来后，巴巴来波托菲诺看我们，住在悬崖上的一座漂亮房子里，俯瞰着地中海。

据说这所房子闹鬼，这个鬼魂需要摆脱尘世，且显然希望巴巴帮助它。没有人见过这个鬼魂，但有个门徒说，她醒来时发现头发被猛烈地拉扯。另一个人听到她旁边墙上一声剧烈重击。

有的卧室是法式窗户，朝阳台开着，眺望大海。一天夜里，我难以入眠，踱到外面，在矮墙上坐下，望着“黑葡萄酒般的大海”，看见一些挂着大灯笼的渔船穿过地平线，还有几只夜行渔船在点缀着星星的穹庐下轻快地移动。

我沉浸于这个美妙的地方，悠然地想着巴巴。不是深静心，只是跟他一起享受此情此景。过了些时候，我回房间时，在几位门徒共用的房间前停下，透过窗户向里瞥了一下。不幸的是，迪莉亚醒着，把我当成鬼，尖叫起来，这惊醒其他人，她们也开始喊叫。

我没意识到自己是麻烦的起因，又往前靠了一下，把脸贴在窗户上，胳膊举过头顶保持平衡。卧室的门打开，有人进来询问吵闹的原因。巴巴派卡卡从房子另一端过来，把我从窗边嘘走。似乎没有一个人对我满意。

第二天早上，我们幸福地围坐在早餐桌前，阳光滑过地板，夜间的一切灾难都被遗忘，这时巴巴神采飞扬地大步走来，在一张没人的桌边坐下。他环视一下我们，若有所思地微笑着。然后他让人读他在字母板上拼出的话：“有一件事让我钦佩我的西方门徒。”

此时我想每个人都有点洋洋自得。钦佩！嗯……！巴巴环视四周，继续写道：“那就是她们的勇气。”

得意之情匆忙终止。后来巴巴出于怜悯，逗我们跟他一起大笑自嘲。

暗夜

1930年代初期，有一年夏天巴巴没来西方，因此迪莉亚、昆廷、梅蓓和我决定去波托菲诺度短假，那个充满巴巴临在的可爱地方。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迪莉亚和我在一家小餐馆的院子里吃早餐，不知为何，就我们都所知不多的灵魂暗夜发生争论。像通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争论变得十分激烈。突然一位相貌可爱的女士出现在我们桌前，笑着说：“你们不介意我参与吗？我从未听人在早餐时辩论灵魂的黑夜！”结果是她加入了我们小组的游泳，山间散步等。当然，她听到很多巴巴的事情。我们确实也把黑夜留给了适合它的地方。

这位女士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她原来是英国一个著名船业家族的成员，在写一本关于这次意大利假期印象的书。享受了短暂的友谊后，我们在夏末告别。

十几年后，1946年，我从印度回英，有一天在皮卡迪利剧场（Piccadilly Circus）这位女士向我走来。

互致问候之后，她说我肯定会对她要讲的事情感兴趣。

显然，在意大利度假后不久，她在一次宴会上闲谈，提起在波托菲诺遇见的陌生人和他们对美赫巴巴的信爱。令她惊讶的是，在座的一位内阁大臣似乎也知道巴巴。他说因有人（梅瑞迪施·斯塔和另一个离开巴巴并心生恶意的人）向伦敦警察厅控告巴巴，他曾做过寻访调查，但没有发现任何对巴巴不利的东西，事实上有关巴巴工作的报告都特别好。

这与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之间，至少已过了十年，还有一场战争。她不嫌麻烦地向我保证巴巴在政府那边声誉很好，确实是一份让人吃惊的体贴。我感到这让她向巴巴更靠近一些。我希望如此。

镜子

在巴巴早期访问英国时，有位很优秀的年轻舞蹈演员，有幸见到巴巴并为他跳舞，她属于脚踏实地的务实类型。之后她没跟我讨论过对巴巴的感觉，我因此得出结论，跟巴巴会见对她意义不大。

大约一年后，有一天，她心情困惑地来找我，说她刚经历一次奇怪的体验。

她说她有一间长度够但不宽的卧室。卧室一端有面镜子，几乎覆盖了整面墙，门在房间另一端。一天下午她进卧室时，看到巴巴站在镜子里，向她伸出手，慈爱地微笑着，这令她猝不及防。她感到非常奇妙和美好，但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她静静站了一会儿，然后向他走去。她突然想到：“我若是能在镜子里看见他，他一定就站在我身后。”她背过镜子扭头，往后看门口。这是个错误，因为她没看到他，再次转向镜子时，巴巴已不在那儿了。

人们有时会怀疑这类故事，但由于这个女孩属于直爽型，似乎可以接受。

多年后，战后巴巴去伦敦，很多人到查林十字旅馆（Charing Cross）旅馆重续旧日联系，或第一次见他，近距离地感受永远地从他身上流溢的大爱。

这个女孩已成为舞蹈界很成功的年轻舞蹈家。她听说巴巴接见人时，感到强烈的冲动想见他。

这次与第一次会见很不同。她之后给我写信说，她现在能感到他的爱的温暖美好，她自己对他的爱也很强烈肯定。

图表

巴巴和一批东西方弟子，加上另外几个开始爱巴巴的人，到苏黎世附近海蒂和沃尔特·莫特恩夫妇家小住。访客中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加布里尔·帕斯卡

（Gabriel Pascal），据说他是肖伯纳准许把其剧本拍成电影的唯一导演。帕斯卡体验大导演情绪时，倾向于妄自尊大，但其它时候他则很有趣，单纯得像个孩子。尤其是在巴巴身边时。

他会坐在巴巴脚边的地板上，像个入迷的孩子，热切听巴巴的谈话。

一天巴巴拿出一张描绘人类进化的巨大图表，把它挂在旁边墙上。之后，在一位手执长棍指点图表各处的人的协助下，巴巴对人类的身体进化做了有趣的演讲，同时讲述了人的灵性进化。

到了演讲高潮，巴巴宣布说缺失环节理论是错误的，并且说他将亲自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实情。帕斯卡绝对处于狂喜状态。巴巴表情极其郑重，说他将于第二天结束这次谈话。但是第二天，没有谈话。

巴巴的解释则成了下一个缺失环节。

昆廷

昆廷·托德（Quentin Tod），早期的一位西方门徒，曾跟随巴巴赴美，并伴他去过很多其它地方。

昆廷很有魅力。戴白蝴蝶结穿燕尾服的昆廷，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护卫。他成功地导演了安德烈·查洛特的时事讽刺剧舞台演出，并且导演了电影《午夜蠢行》。

他于1931年遇到巴巴，立刻感到巴巴的爱并开始为他工作，把许多戏剧界名人介绍给他。例如，演员兼导演艾弗·诺韦洛（Ivor Novello）邀请巴巴观看一部在伦敦演出很成功的时事讽刺剧。演出结束时，全体演员向坐在剧院包厢里的巴巴鞠躬欢迎。昆廷随巴巴在美国旅行，使许多电影明星见到巴巴，包括玛丽·毕克馥

（Mary Pickford）（我记得她曾要求跟巴巴一起静心），塔卢拉·班克黑德（Tallulah Bankhead）和其他人。

1937年巴巴和亲密弟子到苏黎世郊沃尔特·莫特恩的宽敞家中。下面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沃尔特问巴巴能否给他的门徒们斟些酒，是由庄园上种植的葡萄特制的。通常我们不喝酒，但是巴巴同意喝这个特别的酒。每个人都为此高兴。我们知道这意味着跟我们的主一起吃圣餐，这将是稀少而美好的机会。

不知为何有个并不真正爱巴巴的德国女子，设法把自己安插在房子里，以某种奇怪的方式被巴巴所拒绝。不是直接的拒绝，比如请她离开。但拒绝却是存在的。

巴巴叫来昆廷，让他尽量委婉地告诉这个女子，不要来参加晚上的聚会。需要明白的重要一点是，若是谁个人接到命令，任务应由这个人来完成，不能交给其他人。

因此，当昆廷在甚至未充分解释的情况下，就让伊妮德·考弗（Enid Corfe）把巴巴的话传达给那个女子时，不愉快的情景发生了。

伊妮德显然没有意识到让这个女子明白她不能来参加聚会的重要性。她完全忘了对她讲。

晚上我们约 20 个人高兴地加入巴巴，分享这个节日。他光彩照人，愉快可亲，整个房间洋溢着他的爱，温暖而深沉。夜晚预示着一段不寻常的欢乐时光。

他开始望杯子里倒半英寸深的酒，并逐个递给我们每个人。我们准备好跟巴巴一起饮用“爱之酒”。

唉！就在一切都似乎沐浴在和谐美好之中时，门打开了，走进这位德国女子。

有一刻巴巴看着她——然后责备地向昆廷看了一眼，他的脸红了，眼泪几乎掉下，并开始慌乱而无意义地道歉。

然后巴巴优美而温和地把一杯酒递给他，作为原谅的表示。然而昆廷过于激动不安，不能够接受巴巴的这个慈爱谅解的象征。他说：“噢不，巴巴，我不能拿。”巴巴三次递酒，昆廷三次拒绝。巴巴的神情这时变得严厉，他让我们又失望又不解的其余人都离开，留下昆廷跟他在一起。

在他和昆廷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从未听说，但就是从这次以后昆廷似乎逐渐变了，并慢慢地离开了巴巴。

第二个昆廷故事

虽然昆廷很爱巴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缺乏理解——服从应该是立即与灭我的，他再一次没能回应巴巴的愿望。

乘船去孟买之前，巴巴住在马赛的一家旅馆。他由一小组东西方门徒陪同。有人——我不记得是谁了——送给巴巴一个巨大的鸟笼。这个新玩意儿里没有鸟。因此在等船期间，巴巴派门徒去买来装在小笼子里的长尾鹦鹉带回旅馆，然后把它们转移到大鸟笼里。由于昆廷在伦敦时曾收集了很多这样的鸟，所以把鸟从小笼子转移到大笼子里的任务就给了他。

昆廷虽然生在美国，但他在英国居住期间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在旅行时带个小酒精炉，以免错过这个仪式。

有一次他刚刚准备好所有的东西。水到了沸点，这时有人得意地带来另外一笼小鸟。

巴巴高兴地示意昆廷做工作，得到的回复却是：“噢，等一会儿，巴巴，水就要开了。”

巴巴立刻指示另一个人负责转移。

这是个灾难。接到命令的门徒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他不熟悉鸟，它们从他熟练的手中逃脱，展翅飞走。

昆廷再次被自己的错误所压倒，但是从这次以后，他一点点地疏离了巴巴，几个月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他完全脱离了巴巴。战争期间他与巴巴没有任何联系。

不过，这个故事有个更明亮的结尾。战争期间我跟巴巴一起在印度度过，战后我回英国一小段时间，在那里昆廷跟我联系上。我们在丘园（Kew Gardens）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深情地谈论着巴巴，他对我说他对巴巴的爱又回来了，并且比分开前更强烈。我到美国之后不久，听说昆廷已经去世。他的死由战时营养不良所导致。

与神共舞

1932年夏天巴巴来意大利的圣玛格丽特（Santa Margherita），看他的一组英国门徒。

我们住在一家眺望着地中海的小旅馆，每天跟巴巴一起在山间散步，或是坐在沙滩上，也许聆听一小段语录，也许静静地坐着，望着水晶般的蓝色小浪花冲刷，体验着释然喜悦。偶尔会去山里或附近的城镇远足。

去波托菲诺韦塔（Portofino Vetta）的一次山间之行，十分不同于我们通常跟巴巴一起做的其它事情。为旅行租了一辆双排座四轮马车。我们采了大把的野花，装饰车和马（两匹），装扮我们自己，巴巴允许我们把一只花环挂在他脖子上。我们都上了车，马车向山里驶去。

我们穿过圣玛格丽特时，巴巴的美和他身边这群人的快乐引起了大量的兴趣。几个人挥手微笑问候，巴巴无疑地散发着爱。意大利人的性情似乎与我们的快乐辉映交融。

中午我们在一个山谷野餐，稍作休息。然后我们跟巴巴一起走在树下，穿越山谷，间或在矮草地上围着他坐下。没有任何计划；一切按巴巴当时的指示。

然而，这一天结束的有点不快。有个英国女子没被巴巴邀请于前一天意外到达，巴巴说她不能留下来。这使回程有些扫兴。巴巴解释说这段时间已经安排好，是用来寻找并开始训练他的西方亲近门徒的，做完这个且训练走上正轨时，其余爱他的人才可以接近。

一天下午有几个人需要去附近的镇里，办理护照方面的事情。迪莉亚和我没去。我们的护照没问题。午饭后其他人离去，我们走进小旅馆后面的围墙花园，安顿下来，期待着一段安静时间。但不行。有更好的事等着我们。突然巴巴和禅吉出现了，加入我们。这真是个特别优待，他完全属于我们，外加他的所有关注。我们并不为朋友们缺席感到遗憾。

巴巴玩兴正浓。他打手势，禅吉翻译说巴巴叫我给他上一节舞蹈课。这是最高形式的乐趣。禅吉拉着巴巴的手把他带到课上。然后我拉着他的手，给他示范了简单的三步舞。毫无障碍。他立刻领会，随后，我们手拉手在花园小路上飞起来。我真的是说飞。他的动作无人能比——充满欢快、自由、韵律。我不用推理就知道，舞蹈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神的一部分。

在意大利的那个短暂假期将永远凸显于记忆中。巴巴那次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他如下言语的含义：“你们不能到达我的层面，因此我来到了你们的。”

后来的年间，对我们的待遇发生了巨大差异。爱永远在那儿，但巴巴则是从他的层面去对付我们的顽固自我。

纳西科的故事

1936 年底，巴巴召集我们一小批人到印度，在纳西科不确定地待一段时间。英国组有迪莉娅，吉蒂，威尔和玛丽·白克特，汤姆·夏普里。吉妮·安德鲁，马尔科姆·希劳思，伊丽莎白，纳瑞娜，娜丁和其他几位来自美国。

我们离开伦敦，过英吉利海峡前往马赛，到巴黎时听说爱德华八世为了娶辛普森夫人而放弃了英国王位。在马赛登船后我们听到他的退位演讲。我们在纳西科待了几个月，从收音机上听了新君王的加冕礼。第二天巴巴便制造出困难，使得纳西科埃舍解散，英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回国一些时间。

我们是在圣诞夜到达纳西科的。巴巴由卡卡陪同来埃舍用餐，算作庆贺。晚餐后巴巴宣布卡卡希望发表演说。卡卡的英语基本上不存在，但他挥动双臂，认真得要命，隔两句重复一遍“不碰”，这两个词几乎是我们大多数人能领悟的全部演讲内容。等他终于坐下，沐浴在胜利之中时，我们自然鼓掌，但并不比先前更明白。巴巴面带俏皮的神情，在字母板上拼写道：“似乎卡卡不赞成婚姻。”

我们一安顿下来，巴巴就派拉姆玖给我们上兴都斯坦语课。

我认为，他面对这群奇怪的西方人有点头脑发热，因为他教我们的第一句话是，“Mai khudar residah hoon。”意思是“我成道了。”多有用啊！

这后来有个好玩的续集。

好莱坞作家加里·福特，也同吉妮·安德鲁一起来跟随巴巴。加里写过众多的作品，包括《吸血鬼德拉库拉》的脚本。他对西藏的奇异白寺有着戏剧性的想法，虽然我相信他是来爱巴巴的，但我觉得他对纳西科的简单生活感到失望。过了几个月，他找巴巴说光是住在纳西科，是不可能写出对印度灵性生活的报告的。

巴巴因而派他去看看印度生活的其它方面，由禅吉作向导。

他们去了很多地方，我相信他们住过一些二等印度旅馆，里面无不有着某种奇怪的难闻味道。在那些日子，蓝色牛仔裤尚未作为可接受的大众服装出现。加里穿戴体面——白色遮阳帽，白色套装，白色鞋子——显然是个富裕的美国人，人们不可能把他看作别的什么。

他到了贝拿勒斯，走下神圣的恒河，在那些浸入圣水以期促进灵性成长的所有人里面，他引人瞩目。

他被游荡在这些地方的众多乞丐之一缠上。这个人跟着他，双手伸着，大声地要钱，坚持不懈。过了些时间，加里失去理智和脾气，对乞丐吼叫，用的是他从兴都斯坦语课中唯一记得的句子：

“Mai khudar residah hoon。”

这种话从体面、世俗外表的加里口中说出，太突兀过分了。乞丐惊恐万分地后退，举起手臂，疯狂地逃跑了。

据说这个故事让巴巴很开心。

还有一个加里故事。巴巴明晓一切，他知道加里骚动不安，感到受限受束，因此派他由一位满德里陪伴去孟买几日。加里回来时显得更有活力，还带回了个小礼物辅助家政。是几罐亨氏炖豆，他交给了管家纳瑞娜。

读了商标并发现罐里还含有猪肉时，纳瑞娜义愤填膺，声言猪肉在埃舍里是不可接受的。

巴巴进房间时，她指出了这一点。巴巴表情极其严肃，下令打开罐头，把小块猪肉仔细挑出来，放在一只盘子里。

巴巴把盘子交给一个人端着，随后他在我所有人的伴随下，庄严地走进花园。园丁被叫来，把一棵玫瑰树挖出来。猪肉被置于坑中，玫瑰树被重植其上。之后巴巴快乐地微笑着离开，留下他的有点困惑不解的弟子们。

巴巴是否在教导我们，当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中时，不要大惊小怪——我不知道。无论如何，玫瑰树还是死掉了！

在困难条件下访问

在困难条件下访问——1937 年

每周西方弟子被带到美拉巴德一次，女子去山上见美嫒，玛妮，蔻诗德和其他东方女子。在此之前东西方女子从未到一起工作或培训。这是开端，在这些访问中，我们逐渐地开始了解认识相互的个性，并对东西方在生活态度上的差异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后来，当两组人一起生活和工作时，这些最初的接触使调解分歧容易多了。

这些访问发生在巴巴对美嫒的严格训练期间。一切的安排都旨在让她全部时间把心思放在巴巴身上。她和那些跟她同住的女子每天必须写很多次巴巴的名字。除巴巴外，她从来不见任何男子或听到男性的名字。

我们被严肃警告，跟这些女子谈话时不可让男子的名字溜进来。你可以想象这有多么难。在一般社交中，汤姆、杰克等名字自然地进入谈话。这只不过是普通社交生活的一部分。

跟东方女子谈话时，极难做到自然。说上几句生硬的深思熟虑过的话，诸如来时路上怎样尘土飞扬，印度要比西方热得多等类似的东西，之后交流便告枯竭。你会发疯地搜寻一个不带危险的词句。

一天下午我们围坐在巴巴身边，突然纳瑞娜的社交技巧掌了权，她开始变得娇媚自然。就在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的当儿，她情不自禁，脱口说出“汤姆说”。这令每个人，特别是她自己，大为惊恐。紧接着是一片可怕的静默，一种听得见的静默。

巴巴静静地转向美嫒，把她的头放在他肩上，向她保证这没有关系，她和他在一起，他的爱会冲洗掉被听见的名字。

他随后转向难过万分的纳瑞娜，宽恕地看看她。

一天下午巴巴把我叫进屋，谴责说，“我对女子们说你有幽默感，很风趣，但自从这些访问开始以来，你几乎一直沉默。”

他的眼睛闪烁。我唯一能说的是，开口前不得不仔细思量，是不可能做到自然的。

巴巴大笑。

不过，几次访问之后，每个人都习惯了这种状况，轻松和友谊开始开花。所幸的是，不幸的事件没再发生。

背后中伤

巴巴一再地强调，他希望我们不要相互批评，特别是那种“背后中伤”式的批评。下面就是一个事例，他不直接地纠正，而是一言不发地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行为。

在纳西科埃舍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有一位名叫茹阿诺的可爱女子。她爱巴巴，由于巴巴没让她戒烟，她像往常一样继续吸雪茄。

不过，这却激起一些人的批评义愤，那些对在一位伟大灵性导师的埃舍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具有定见的人。

巴巴什么都没说，他似乎对此毫无觉知，并让情况又延续一小段时间。他等待着，直到有一天我们都围他而坐时，他取出一个大雪茄盒子，亲切地微笑着，慈爱地送给茹阿诺。这个温和的纠正再清楚不过了，从此以后茹阿诺平安地抽烟。至少在那个具体问题上，我们从“背后中伤”的罪过里被解脱出来。